

中国新工人 女工传记

吕途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吕途著

中国新工人 女工传记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 / 吕途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1
ISBN 978-7-108-05923-9

I. ①中… II. ①吕… III. ①女性—工人—列传—
中国—现代 IV. ① K8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7041 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封面设计 何 浩

版式设计 薛 宇

责任校对 曹忠苓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4

字 数 310 千字 图 53 幅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56.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序

女工故事与主体之名

戴锦华

这是一册女工的故事。称“故事”，毋宁称生命、遭遇或境况，女工们的生命遭遇与现实境况。女工们的，也是今日世界劳动者、生产者、供养者与服务者的故事。无须添加性别为定语，她们的故事记述并展示了今日世界多数人——在主流媒体上状若无声的多数人的生命境况；必须添加性别为定语，因为她们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者，是强韧底层中的强韧者。

似乎无须再度引证斯皮瓦克著名的发问：庶民们是否能够发声？庶民们/劳动者们始终在发声：自我陈述、自我显现或大声疾呼。只是，他们的声音持续地遭到各类媒体的冷遇与屏蔽，只是，主流或自以为主流社会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倾听或选择漠视。然而，无论人们是否瞩目或倾听，那声音存在着、回响着，那是今日世界真实的言说。

也无须再度陷于言说困顿：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共置终难逃“不快乐的婚姻”的宿命？迄今为止，这两个名字仍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议题；它们在20世纪难以风雨同舟，则是由于两者都曾是、甚或继续是某种“大叙述”因之相互排斥，或因它们曾在某些特定的时段、特定的空间占有过霸权地位，或为某些特定的人群所垄断；然而，将两者视若不容的人们间或因这样那样的原因遗忘（或选择遗忘）了这两种议题的共同，是它们都指向人类的多数，被压迫的多

数，劳动与创造的多数，金字塔形社会构造的巨大的底座。遭类似遗忘或遗忘选择的，是由于 20 世纪后半叶，性别议题一度成为著名的“少数（人）议题”，以至令人们在错觉中忘记了这是某种“化装为少数的多数”——而这也正是 20 世纪很多社会议题的共同特征：少数族裔、移民问题、农民工、打工妹、下岗工人……今天，当人们因其“少数”特质而对阶级或性别议题选择漠视或否认之时，似乎又淡忘了，在激变中的 20 世纪后半叶，因“少数（人）”之名的社会抗争、批判议题之所以一度替代，甚至抹除了阶级与性别之名，是在于彼时彼地的世界情势由冷战格局所统御，阶级与性别之名由两大阵营所支持并垄断。今天，冷战历史早成了刻意遗忘与葬埋的记忆，因两大阵营的对决、对峙而获得社会空间近乎悉数关闭、坍塌，而社会分化成为全球最突出、最严酷的事实，此时此地，不言多数而执着于少数议题，便成为某种可疑，至少是某种奢侈。再度因阶级之名否定性别维度的人们，似乎正是瞩目于某个似是而非的“阶级”——中产阶级垄断了女性主义而无视女性中的多数与新阶级议题的高度重合。

女工，这一社会身份与角色，正是现代社会的发明，也几乎是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表征性角色：当她们从家族的人身隶属关系中获得解放之时，便也是她们成为一以贯之的最廉价劳动力的时刻。当她们成了社会中重要的，却从未获得稳定、保障的劳动者与生产者，她们并未因此而摆脱身为家庭仆从的规定——只是这一仆从角色不仅仅属于她们自己的家庭。因今日女性主义不时萦绕着中产阶级的气味而对其厌弃的人们，同时遗忘了，抑或无知于昔日女性主义正肇始于女工们的殊死抗争与运动潮汐，而中国的妇女解放与 20 世纪中国革命始终伴随，不离不弃。因性别议题、女性主义源自欧美而将其弃绝的人们，亦似乎盲视于现代世界历史、现代中国历史乃至今日中国的现实正是为欧美所裹挟的全球化的进程；

现代中国女性，其自身已是作为全球化一部分的现代中国历史的创造。因此，这册女工的故事，关于底层、关于阶级、关于劳动、关于女人，正是阶级与性别命题再度相遇、再度重合的事实呈现之一。

不错，较之于性别议题的困境：为某些拥有话语权群体所垄断、所阐释并因此再度遮没女性中的多数，阶级议题的弥散、稀薄甚至“非法”，仍是更为突出与急迫的社会现实。急剧、几乎看不到逆转可能的贫富分化正继续、或曰再度造就着全球的阶级事实，但阶级之名却不仅因冷战胜利者的意愿而湮灭，亦因 20 世纪大失败的历史债务而羸弱。与阶级之名的失效同时稀薄的是多数共同行动之可能性的丧失。于我，这也正是 21 世纪最急迫的问题之一：我们是否仍可能或应该在阶级之名下集结？设若我们真正成为 20 世纪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的继承人（同时意味着我们自己清理了 20 世纪的历史债务），启动新的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是否仍需要一个历史主体之名？这是否仍可能是阶级之名？冷战之后，第一次反全球化、亦是反资本主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喊出了“我们是 99%”的口号，意味着曾名曰各种“少数”的多数再度现身历史舞台，同时也暴露了这尝试再度集结登场的“绝大多数”，此刻无名。为其命名的努力：曰庶民、曰诸众、曰 99%，显然并未能取代或启动 20 世纪曰阶级：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命名和动员、召唤力。

这是一本另类编年史——这里，是女工们个人故事的口述史。一年又一年，两代或三代女工的生命故事——若干女人的遭遇，某些社会的擦痕，一个社群的轨迹。然而，出现在这里的，不是、不仅是代际更迭或命运流转，在这里，在访谈者、言说者的对话与低语间，显影而出的，是某种细密绵延的历史的印痕，也是时代转身时分的陡崖；是某种关于社会进步的寓言或反寓言；是阶级的碎裂，也是社群的凸显；是乡村，也是都市；是新工人，也是女人，新女

工。不错，是历史的绵延。在一个个故事里，在倾吐与细语的接续间，可以看到这些普通、“边缘”的女人，尽管横跨激变的、重组的、中国的半个世纪，但她们有着同样的、在这疆域之外颇难一遇的自信、或曰自在，一份回首或曰检视自己生命时的从容——尽管她们身处不同的年代，性格彼此迥异，遭际各有不同：或决绝或隐忍，或跳脱或低回，或幸运或坎坷；但几乎没有卑怯、自怜，没有悲情流溢其间。在每个时段中，并为历史的激变所加剧，她们并非诸种社会资源的占有者（尽管可能是制造者与提供者），因此不是能自如于社会命运的角色，但她们直面自己的人生，直面社会性的“宿命”，表现出那样一份自主与尊严。这间或来自当代中国历史之于女性群体最丰厚的馈赠，间或来自劳动者与创造者的坚韧，来自于背负并养育社会的女性生命的力量。

不错，如同所有的编年史，在极端素朴的讲述中，历史显影出它清晰的刻痕和断裂处的裸面。在这份编年开启的段落中，女工们的个人故事嵌在大时代的浪潮起伏中，她们的故事是时代巨澜中的一脉涓流，有冲击，也有共进；有被动，更有参与，她们的命运也是全社会的命运的一部分。此后，在一道看不见的历史陡崖背后，她们故事开始成为别无选择中的选择，成为“社会流动性”裹挟下的沙砾。再后，更年轻的一代则是以流动或曰漂流为常态的生命际遇。多了洒脱恣意，也多了已然失根的飘零，同时间或更自觉于别样的出路价值。然而，本书中不时闪现的亮点，也是许多故事中一个共同的转折，是人在这沙砾般的漂泊间的彼此遭遇、彼此联结，是出而代表自己和同伴，为改善生存状况而发声、而力主、而抗争的时刻。那一刻，她们的生命显现了不同的热度，她们以自己的行动争取劳动者的权利，她们以自己的行为争取并印证着尊严的价值。也正是在这里，显影着清晰的历史裂谷：集体感、社会性的再度认知与获得，大都源自对基本的社会保障的渴望与需要。换言之，新

女工，也是新工人们可能触摸并争取的、社会的天际线，便是在生存意义上的对最基本社会保障的吁求。或许也正是新穷人这一称谓的寓意所在：在此凸显的，尚不是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议题，而是劳动者是否可能、经由何种路径方可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是否可能以此作为基点撑起她们和他们生命的天顶，由生存而尊严，而不是以尊严为代价去换取生存。经由吕途，我们倾听女工与女人的故事，她们的苦与乐、爱与痛、欲与求，她们的背负、付出与梦想。

因此，我们从不断爆炸的出版物中获得了这不同的一册，读到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努力：为自己发声，为新工人发声，为女人发声，为自己寻找或创造主体的名字。事实上，与多数人行动之可能同时丧失的，正是多数人言说的逻辑与合法性。今天，如果我们仍不能以集体、社群的名字言说，那么就从某一群体的个人故事开始。让遭屏蔽的声音传播，让别样的经验共享，从阶级与性别的叠加处开始，寻找历史主体之名，创造关于未来的可能。

二〇一六年十月

目次

序 女工故事与主体之名	戴锦华	i
前 言 用生命去见证与创造		1
1951 年出生的三婶 曾经的主人翁		11
1955 年出生的薛姐 为了职工, 临危受命		19
1957 年出生的三姐 当医生不再是一份事业的时候		31
1962 年出生的苏姐 赶上辉煌的尾声		42
1968 年出生的菊兰 十八年的工资单		51
1968 年出生的阿慧 人生的一场场苦恋		61
1970 年出生的赵姐 简单 平淡		69
1971 年出生的阿英 一条项链一个月的工资		72
1971 年出生的阿龙 因为我们是正确的		81
1972 年出生的丽英 一辈子做了这一件重要的事情		87
1974 年出生的辉兰 被宠爱的妻子		97
1975 年出生的正先 房子和孩子		108
1976 年出生的老赵 二十年		118
附: 给孩子们的一封信	老赵	125

1976 年出生的晨玉	自由与安全	127
1978 年出生的如玉	生不出儿子怎么办?	135
1978 年出生的艳霞	离婚的代价	145
1979 年出生的阿芬	美丽的烦恼	154
1981 年出生的阿坚	祸福相倚	161
1981 年出生的彩云	只有傻子才能够为大家做点事	170
附：两篇周记	彩云	179
1985 年出生的段玉	共同成长	181
1985 年出生的光霞	两个人创造一个家	203
1986 年出生的凤霞	说不清的性与爱	212
1986 年出生的小桃	被驯服容易不容易	221
1986 年出生的园园	“平等”的代价	228
附：小诗两首	园园	240
1986 年出生的佳俊	向着阳光生长	242
1987 年出生的玉雯	迷迷糊糊到现在	251
1987 年出生的晓梦	病因	260
附：我眼中的世界	晓梦	271

1987 年出生的小贝	选择一个人生活的可爱姑娘	274
1987 年出生的晓春	最大的痛苦是自责	283
1988 年出生的敏艳	快乐新娘	292
1988 年出生的珠珠	奇女子在人间	301
附：控制不住	珠珠	321
1990 年出生的晓灵	反叛、依赖与追寻	323
1993 年出生的王琪	拎着行李就出发	331
附一：一个手机背后的女工故事（视频）		339
附二：一篇日记：记得	王琪	340
1994 年出生的俊杰	待嫁	342
后 记	对话的开始	352
附 录	吕途的故事：我的四辈子	360

前言

用生命去见证与创造

这是一本没有写完的书。我访谈了将近 100 名女工。我本来计划从 100 个访谈故事中选择 50 个故事写出来，后来选择出了 40 个故事，现在和读者见面的是 34 个故事。我一共写出了 36 个故事，有一个故事在给主人公反馈的时候，她删减的内容太多，我没有收录；还有一个故事，当我征求反馈意见的时候，主人公说，故事把她的人生都暴露了，不想收录。在此，由衷感谢 34 个故事中的主人公，跟我分享你们的人生故事，允许我用笔记录你们的生命轨迹，并且愿意和读者“见面”和“对话”。

这是一本写不完的书。我认识我写的每一位主人公，有的见面一次，有的见面多次，有的是挚友，有的是亲人。对于所有我可以保持联系的人，在书稿杀青之前我都进行了回访，每个人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而此时，当某个有缘的读者读到某个故事的时候，那位主人公的人生一定又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人生，人生的不可预测和不断变化正是人生的魅力所在，也是人生的乐趣吧。

这是一本需要用心去读的书。我的写作风格平铺直叙，故事的结构也千篇一律，从文学角度，估计没有可读性。这是一本用心写就的书，当我做访谈的时候，我和我的访谈对象一起走过一遍她的人生；当我写作的时候，我的身心完全投入到她的故事中，梳理主人公的生活轨迹。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是多面的，经历本身是

客观的，讲述过程是主观的，我记录的是主人公想告诉我的，我写出来的是我觉得适合分享的，一字一句都尊重原始记录。

这是一本开启对话的书。我有这样一个想法，等书出版以后，希望分专题论述我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本书中的故事是开启这样一个思考和对话的基础。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中，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分析和思考部分，目的性是比较强的。每一个生命故事都有丰富复杂的内涵，任何一种断言都是不全面甚至不公平的，把生命故事不加分地原貌呈现是更加尊重生命的做法，虽然这样说，但我并不否认，无论如何尊重主人公的原意，我在书写过程中必然渗透主观视角在里面。书中每篇故事的字数从4000多字到1万多字不等，平均5000字左右，很多故事的访谈笔记超过5万字，从5万字到5000字的取舍和书写过程就是无法尊重原貌的。故事中融入了我的观察和对话，但是，几乎没有掺杂任何分析内容，因为我不想用我不全面、不周到的论述和判断打破故事本身的复杂、纠结、无解、萌动、细微、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只有在这书和故事之外来进行讨论，我才能放开胆量、畅所欲言，觉得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这些我尊重备至的女工们身上。我反对没有判断和模棱两可，一个人应该沉着和慎言，但是不应该不去思考和判断；一个人可以判断失误和分析错误，但是不能害怕做判断。如果因为判断失误和分析错误而招来批判，那是学习的过程，每个人的生命过程都无法避免地包含诸多错误和遗憾。

为什么要写

这是我写的关于“新工人”的第三本书。并不是我要写，而是我被要求写，这个要求不是某个人或者某项任务给予我的，而是社会现实和我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所要求的。

写《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时候，现实的要求是，打工群体需要对群体现状有真实的和整体的认识，否则无法思考未来。写《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时候，现实要求是，无论当下和未来如何展开，如果一个个工人和工人整体没有主体性的思考和劳动价值观的建立，工人群体和社会都没有出路。

《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是对生命本身的体会，是对生命力的歌颂。人类历史和社会历史是漫长的，社会的变化也是一个过程，每一个人的人生在人类历史和社会历史中都非常短暂，但是这一生却是这一个人的全部。当我们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时候，大可不必为自己人生的成功失败而嗟叹；当我们审视自己这一辈子的时候，应该认认真真对待每一天，你的一言一行就是你的人生，你的一言一行也是此时社会环境的一部分。

一路走来，回顾这三本书，我看到了自己的思路：《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预期是直面现实、认识现实、从一个个个体看到群体和社会结构的现实，这是认识和思考的基础；《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预期是思考方向与出路、思考价值观，从一个个个体的命运和选择思考社会的命运和选择，这决定了个体和社会的未来；《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预期是焕发生命的力量，谱写个体命运和社会历史的交响曲和变奏曲。面对现实、继承历史、有了方向，个体才能发挥出生命的力量，社会才有希望。

我们都会走过从生到死的过程，没有人永生，这是人与人之间最公平的地方。人的一生如何度过，小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由父母和社会决定，而长大成人以后的人生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是每个人主体选择的结果。通过讲述一个个人生故事，也许可以从中认识到人的生命力，进而认识到，过一个主动的人生是可能的，获得解放也是可能的，不用等到共产主义社会。我所说的解放不是说无牵无挂，而是不为物质所累，不为功名利禄所累，不为他人的闲言碎语所累，不为别人而活，

不为社会舆论和压力而活，而是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和人生过程而活。

我所说的生命力指的是什么？最初对生命力的思考来自于苏浩民的故事。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中，我详细书写了苏浩民的生命故事。当我第一次访谈了他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浩民是一位普通的青年人，生长于多灾多难的家庭，亲人没有给予他太多积极的言传身教，反而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他就如同丛林中的一棵小树，本能地追求阳光和温暖，本能地去反对错误和邪恶的东西。我当时就想，正是这样的风吹雨打都无法改变的“做正常的人”和“做好人”的追求，使得一棵小树向上生长，这就是我说的生命力。在苏浩民故事的启发下，我希望了解更多人的故事，想看看更多人的生命力是如何伸展的。庆幸的是，这一个个的故事让我看到了更多的积极的生命力。我在想，这种向善的，向往公平、正义和尊严的生命力从何而来？如果不是父母的言传身教给的，不是社会环境给的，那是从哪里来的？我没有答案。如果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生命的积累，这样的积累流淌在血液里，以生物遗传的方式编码到我们的基因里。王阳明的“心学”里最为我们熟知的是“知行合一”，“良知”是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判断力。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简单地用“人之初，性本善”，或者“人之初，性本恶”来形容我们人类，因为在我们人类的进化和遗传的积累里面一定有好的，也一定有不好的，但是，我们人类生命力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我们天生具备判断好坏的良知，虽然我们是否按照自己的良知去做却不一定。说到这里，我想用哈利·波特的故事来说说我的理解：哈利遗传了父母勇敢和正义的本质，同时，伏地魔的分裂的灵魂的一个片段潜伏在哈利的身体里，这两者经常发生冲突，让哈利出现不同的状态；魔法故事用这样的方式展现哈利的两面性，让读故事的孩子们思考现实社会中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两面性；哈利妈妈的魔法不如伏地魔高超，谁也不懂为什么她可以在伏地魔施魔法杀害哈利的时候成功地保护了哈

利，最后，当哈利成人的时候，终于明白了，妈妈可以抵抗伏地魔的东西是爱，是她牺牲了自己保护儿子的爱，爱可以战胜一切邪恶的“魔法”。爱是最强大的积极的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的本质也许是继承而来，但是必须通过生命过程才能激发出来，这个生命过程对于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这就是活着/体验的重要性。技术可以传承，生命体验却无法传授，只能通过自己一天天活着去体验、去获得。这也是生命故事分享与技术知识传播的本质区别所在，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写作生命故事的原因。在生命历程中遇到的任何一次有良知的真善之举都是对生命力的一种滋养。

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时候我把写好的一个故事的草稿发给故事主人公或者某个学者好友征求意见。我得到的反馈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好像消极的比积极的多。书中一位故事的主人公质疑：“写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对自己的生活很了解，这些故事天天发生在身边，又能怎么样呢？我自己都不愿意读。”我理解这样的质疑，我也会为此进行反思。一个学者这样反馈这位女工的质疑：“故事太真实了，正因为如此工友不愿意读，因为工友不愿意读自己的故事。”我在写作过程中会去找相关的书籍来读，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很少有书里会记述女工的故事，个别书里有记述，也只是片段，没有完整的生命故事；如果了解六十年前出生的，或者一百年前出生的一个普通女性的故事几乎不可能；我们可以找到名人传记，但是不会找到普通人传记。那么，了解一百年前或者六十年前出生的女工的一生经历了什么，对她和她那个时代有没有意义？对今天有没有意义？我认为很有意义，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是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希望记述今天的女工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本书定名为《女工传记》。我也收到过积极的反馈，书中一位故事的主人公对我说：“读了我自己的故事，帮我梳理了思路，相信对我

的未来非常重要。”我给处于痛苦和困惑中的如玉（见“1978年出生的如玉：生不出儿子怎么办？”）发了艳霞（见“1976年出生的艳霞：离婚的代价”）的故事，看看是否可以有所借鉴，如玉读了艳霞的故事之后告诉我：“吕姐，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我说：“不会吧？这么立竿见影！但是，我还是很高兴你有这样的感受。”

有一次，我和一对过着较优越生活的老夫妻提及打工者的事情，我用了“工人”这个词，老先生顺着我的话也用了“工人”这个词，他的妻子立刻很反感，说：“什么工人？！就是农民工！”我什么也没有说，不想引发不愉快，但是我的内心很痛，我感受到她对工友的歧视和不屑，而且我知道，像她这样的人很多很多。我想，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改变，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改变。但是，一定会有一些人在了解了这些“工人”以后会发生思想和看法上的改变。有一颗温暖的心的人，会了解那些工友其实在很多方面和所有人一样，不仅经历着喜怒哀乐，甚至经历了更多的困难，而且为社会做着不可或缺的贡献，同时，她们顽强地活着并且焕发着积极的生命力。我相信，一些人不仅会改变某些成见，也许还会对她们生出尊敬和爱意。无论这是不是我一厢情愿，这是我的期望。抱着这样的美好愿望，我并不认为今天的社会状态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相反，今天我们面临着残酷的斗争，《女工传记》的书写本身就表现了我在斗争中的立场和观点。

我知道，我写的故事离真正的女工传记还有很大的距离，我起这个书名的目的是：为女工立传。我写的不是一个女工的传记，是多位不同年龄的女王的传记，这延伸出了两个历史，一个是时代变迁的历史，一个是个人的生命历程。一个时代和时代的变迁会影响处于那个历史时期中的每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也必然折射那个时代的某个侧面。通过34位女工的故事，希望可以勾勒个体和群体，以及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蕴含着能量，但是当一个人没有方向的时候，再有能量也没有力量，反而有深深的无力感。